

陈舜臣 著 卞立强 译

(上 卷)

# 福片战争

沧海篇

# 鴉片戰爭

上 卷

## 滄海篇

陳舜臣 著 卡立強 譯

责任编辑 李 虹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荀新馨

鸦片战争（上） 陈舜臣著 卞立强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317千字 4插页

印数 1—21,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15.560 定价：2.15元

## 陈舜臣和他的《鸦片战争》

我非常高兴地得知，我国著名旅日华侨作家陈舜臣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鸦片战争》即将用汉文出版了。我深信，这部用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写成的以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深远影响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将会引起国内读者极大的兴趣。人们将从这部无疑是具有丰富内容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中，对于“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获得一个形象的有血有肉的认识和理解。这是一部有助于人们了解我国近代历史的作品，一部有助于了解我国人民在封建王朝末世所进行的一场伟大斗争中所爆发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操，了解我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作品。我想，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会从中获得不少知识和教益。

《鸦片战争》是陈舜臣的数以百计的著作当中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据我了解，这是他的第五部被介绍给他祖国同胞的作品。我以为，这部作品是他在国内已经出版的几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造诣和创作水平的出色之作。这部将近百万字的煌煌巨著，以生动的笔墨，概括了一个动荡的历史年代。作者通过分别题名为《沧海篇》、《风雷篇》和

《天涯篇》的三大卷，以史诗的规模和笔法，描述了鸦片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描述了鸦片战争的悲壮的战斗历程，描述了这场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战争所以终致失败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根源。这部场景浩大的作品，描绘和塑造了近百个人物形象，从代表爱国和新兴力量的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以及民族资本家连维林，到代表腐败保守势力的穆彰阿、琦善以及道光皇帝等宫廷人物；从代表了帝国主义势力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侵略头目律劳卑、义律，到当时的洋行买办、帮会势力以至于侵略者的下层人物等，在作品中都有翔实生动的描写。在一部文学作品中，把一个历史时期的尖锐繁复的矛盾斗争和社会风貌加以形象的再现，无疑地是一项十分艰巨因而也是难能可贵的工作。我们应当说，作者对于这场反映了中国历史趋向和人民历史命运的战争的描绘，是富有见地的；而作者在塑造人物和反映历史社会环境的实践中，是表现出了自己的气势博大和匠心独运的笔力的。

陈舜臣是当今生活在海外而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的一位华侨作家。他的挚爱祖国的人民和历史的观点，他的挚爱祖国的山川大地的爱国情愫，使他不但在侨居的日本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且通过他的作品在国内的出版，也逐渐赢得了国内同胞的喜爱和尊敬。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郑成功》上、下卷，就在这次“全国青年读书活动”中被列为“推荐书目”之一。他在为沟通和加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以及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和作家之间的友谊上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我们希望他的作品能够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在国内出版。

陈舜臣先生不但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对中国史籍研究有素的历史学家。他的用文学笔调创作的卷帙浩繁的多卷本《中国的历史》，最近已经完成，并且获得日本读者的热烈

赞许。从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历史小说《鸦片战争》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并且期待，陈舜臣先生将创作出更多的成功地反映中国人民伟大而光辉历史业绩的、既富有历史价值又富有艺术成就的优秀作品来。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

# 目 次

## ——第一 部——

望潮山房主人	(3)
阿美士德号	(22)
江苏巡抚	(37)
正阳门外	(56)
断章 I	(81)
三昧火	(99)
广州	(113)
暗杀	(128)
东方与西方	(142)
鸦片商人	(166)
年关的点缀	(180)
陷阱	(200)
地牢	(217)
再见吧，黑暗的牢房	(235)

## ——第二 部——

苏州水影	(253)
------	-------

连家兄弟	(270)
买办	(285)
弛禁	(299)
舞弊	(317)
断章Ⅱ	(336)
潜逃的女人们	(350)
严禁论	(365)
前奏的炮声	(387)
花园	(407)

# **第一 部**



## ——望潮山房主人——

### 1

清道光十二年三月二日，公元一八三二年四月二日。

亚热带的福建省厦门城，从早晨就照射着酷热的阳光。

厦门是由岩石构成的岛。岛上的名胜——如与大儒朱熹关系密切的白鹿洞和由大虚法师开基的南普陀寺等——无不以奇岩怪石而著称。

在城区的东郊，有一座豪华的住宅。它的庭院里也罗列着各种形状的岩石。

住宅的正面是大门，门上并排地挂着两块匾额：“鸿园”、“飞鲸书院”。

字写得很潦草，很难说写得好，恐怕应当说是败笔。边角上署名是“定庵书”。

过路的读书人，都要抬头看看这两块匾额，往往摇摇脑袋说：“这么豪华的宅子，门匾写得这么拙劣！”

这天早晨，一辆轿子从门前经过时，揭开半边轿帘，露出一个眼角下垂的半老的男人的脸。

“暴发户！”这汉子抬头望了望宅子说，接着吐了一口唾沫，猛地放下了轿帘。

这宅子是厦门的富商——金顺记公司老板连维材的别墅兼家

塾。宅子建造在山岗子的斜坡上，园内的建筑物看起来就好象堆叠在一起似的。

《飞鲸书院志》上记载说：“依山而建，其形如笔架。”

就是说，这宅子呈阶梯状，好象搁笔的笔架子一样。那样子就好似在卖弄、炫耀它的奢华。

冲着大门的左边一带，就是起名为飞鲸书院的家塾，其余部分都是连家的别墅。

这是一座四进式的书院，前座是门楼，二座叫文昌堂，三座是讲堂，后座有经明阁，两侧的厢房作为寝室和书库。书院的名字是取自白鹿洞东边的名胜玉屏山上的名岩“飞鲸石”。

书院隐掩在杉树林中，看不清楚。但在经明阁的上面还有一座建筑物，门上的木牌子上写着“望潮山房”四个字，笔迹和大门上匾额一样。

蝴蝶瓦的屋脊向上翘着，是一座中国传统式的建筑物，但内部却完全采取了西方样式。

金顺记的老板连维材和帐房先生温翰正在这座山房的一间屋子里。

连维材打开四面带莲花花纹的玻璃窗，戴着望远镜，正瞅着外面。

镜头落到了大门前掀起轿帘、仰望宅子的那个男人充满憎恶神情的脸上。

“金丰茂的老板在大门外吐唾沫哩！”连维材回头朝着帐房先生温翰这么说。

“把望远镜给我看看。”温翰伸过手来。

“他已经放下帘子了。”

“不，我要看海。”温翰接过望远镜，对着大海。

从这座山房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海。它起名为望潮山房就是这个缘故。

纵目望去，东面是金门，西面是鼓浪屿，南面有大担、青屿、梧屿各岛，一片和平的景象。连维材把手放在额上打起凉棚。

连维材四十三岁。浓密的粗眉毛嵌在他那紧绷着的微黑的脸上。薄薄的嘴唇，尖尖的鼻子，使这个人物的身边飘溢着一股严峻的气氛。不过他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冲淡这种气氛的温和的眼神。这可能是他故意做出来的。

温翰刚刚六十岁，辫子已经雪白。厚嘴唇，眯缝眼，一副平凡的面孔，令人感到不象老板连维材那样特别严肃。他们俩的相貌完全不一样，可是两人在什么地方确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所造成的一种严峻的气氛。

看来温翰本人也很了解这一点，就好象连维材极力想在自己的眼睛里流露出柔和的眼神一样，他也在自己的唇边经常挂着微笑。

“还没来吗？”连维材问道。

“还没有。”温翰把望远镜转向下面，说，“嗬！金丰茂……坐着阔气的轿子哩！”

“管他哩！他爱坐什么就坐什么吧！”连维材轻蔑地说。

接着两人回到屋子的中央，

室内的家具几乎都是西洋式的。边上刻有蔓草花纹的乳黄色穿衣镜是法国货，椅子之类是英国制的，桌子是荷兰商人送的。

东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小型的波斯画。连维材瞅着这幅画儿。画上画着一个戴冠的好似王子的年轻人，紧挨着一个弯着身子的贵妇人，旁边有三头鹿在嬉戏。

接着他转过身去，看着四面的墙壁。那里挂着从英国人那儿

得来的大幅世界地图。

“我一回到这间屋子，就涌出一股力量，就象给火上浇了油一样，熊熊地燃烧起来。”连维材自言自语地这么说。

“您说的对！”温翰把他怜爱的眼光投向连维材说，“在您的前面有一个世界。跟金丰茂的较量早就定局啦！”

连维材走到世界地图的下面。

地图上清国的疆域涂成黄色。印度、美国、欧洲。英国是淡红色。涂成草绿色、邻近清国的狭长的岛屿是日本。

他长时间地凝神看着地图。

## 2

温翰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窗前，把望远镜放在眼睛上。他突然大声地说道：“啊，是桂华。她刚进了大门。”

温翰看厌了大海，偶然把望远镜转向下面时，一个正要迈步跨进大门的女人的形象进入了镜头。

“什么！是姐姐？”维材的眼光离开了地图。

他走到山房的后面，从竹笼中抱出一只传信鸽。这座山房是不准闲人进来的。有什么紧急事需要跟宅子里的人联系，一向都利用鸽子。

他把一张匆忙写成的字条塞进信筒。纸上写着：最多可借给姐姐八千两。

放开的鸽子迅猛地飞起来，振搏着的翅膀受到朝阳的照射，发出微微的光芒。

他从面对世界地图而胀大起来的梦想的世界，一下子被拖进了世俗的事务。

快近中午时，温翰才离开窗边，慢慢地向维材的身边走过来。老人压抑着内心的兴奋，尽量装出平静的样子。但是维材一看他的脸，就已经了解了他的心。

“出现了吗？”维材问道。

“终于来了。”温翰用沙哑的嗓子回答说。

——那只船来了。

维材走到窗前。

风平浪静的金门湾的海面上，阳光灿烂，闪闪发光。海的远方已经出现了船的影子。用望远镜一看，立即明白就是“那只船”。

有三根桅杆，可能是二千吨，是道地英国造的东印度型的洋帆船。

维材凝视着它，也极力地抑制着兴奋。

“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船看起来好似静止在那儿，其实是在慢慢地移动。从船头伸出来的斜檣，缓缓地劈碎海面上的阳光，直朝着厦门港开来。

温翰轻轻地走到老板的身边。

两个人轮换地拿起望远镜望着。

“能够登岸吗？”维材眯缝着眼睛说。

这时房后发出扑打着翅膀的声音。

“大概是鸽子回来了。”

维材走到房后，查看了一下飞回来的鸽子身上的信筒，一张折叠着的纸片上，妻子的笔迹写道：姐姐说因家事需要五千两，已答应借给她这笔款子。

当维材回到窗前时，温翰问他情况如何。

“五千两。”维材回答说。

“给金丰茂擦屁股，真麻烦。可是，那家伙并不认为是得到了您的帮忙哩。简直是……”

“姐姐没有跟他说吧。”

“真可气！”

两人又望着海港那边。

“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怪寂寞的。”维材突然这么说。

“没有法子呀。”温翰安慰他说，“咱们生逢这样的时代嘛！”

“反正时代的浪潮会推着咱们往前走吧……对，听之任之就得。”

“不过，这一点您可办不到。您的性格是要乘风破浪前进。您可以说是一只船的船头。”

“船头！？”维材闭上了眼睛。

在辽阔无边的大海上，独自破浪前进的船头确实是很寂寞的。

### 3

呷板船来啦！三根桅杆的！还有外国旗子哩！”

成群的孩子，在厦门的街上到处嚷嚷着。他们的辫子沾满了灰尘，变成了灰色，在背后跳动着。他们的脸因汗垢和尘土而变得黝黑。

厦门过去曾是开放港口，在对外贸易上曾有过繁荣的时代。但从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清朝政府限定广州一个港口对外贸易以来，厦门的繁荣就消失了。现在它仍然是个港口城市，商船对它并不是希罕的，三四百吨的近海航船经常有几艘聚集在港内，只是难得看到有千吨以上的洋帆船入港。

“呷板船！呷板船！呷板船！”从胡同小巷中传来的尖叫声，不知什么时候已带上了节奏，变成合唱了。

所谓呷板船或夹板船，本来是一种在船舱之上铺船板的船，而现在是作为“洋船”的同义语来使用了。

在孩子们的嚷嚷声中，市民们也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了。在那个很少有娱乐、刺激的时代，群众总是希望发生什么耸人听闻的事件。

呷板船大摇大摆地入港来了！

这对厦门市民来说是一个特大的新闻。

自从被广州夺去对外贸易以来，已经七十多年了。尽管经常有一些洋船，躲在岛子的后面，偷偷地进行鸦片走私买卖，但象这样大摇大摆地闯入港内，还是前所未有的事。这种行为显然是违反了天朝的禁令。

“是不是吕宋船呀？”有人这么说。

对吕宋的贸易，在厦门也是准许的，所以来航的很有可能是西班牙的大呷板船。不过厦门作为一个商港，其规模已经日益缩小，这种吕宋船是不太愿意来的。据记载，吕宋船自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入港以来，已经九年未露面了。去年从越南来了一艘呷板船，简直轰动了整个城市。

人们聚集在海岸上议论纷纷。

“听说不是吕宋船。”

“那旗子是哪个国家的呀？”

“是不是荷兰呀？”

“听水兵说，叫什么英吉利。”

在这个厦门城，多少有点外国知识的，恐怕只有与水师有关的人了。